



端木蕻良传

孙
一
寒
◎
著

过去有人很喜欢把许多大诗人描绘成超人，但是他们走过的路，其实是坎坷的，而且是痛苦的，这也和月球上传说有月桂，实际只有尘土一样，是值得深思的。

——端木蕻良



華齡出版社

端木蕻良传

Duanmuhongliang Zhuan

孙一寒 ◎著



華齡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 扬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端木蕻良传 / 孙一寒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69-0657-6

I . ①端… II . ①孙… III . ①端木蕻良（1912 ~
1996）—传记 IV .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5204 号

书 名：端木蕻良传

作 者：孙一寒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16 印 张：16.5

字 数：240千字

定 价：42.00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传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在端木蕻良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的致辞(代序)

胡德平

各位专家老师们：

大家上午好！

我来参加端木蕻良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不仅因为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不仅是因为他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多部红学著述，还有一层原因，我今天要在此说明。

30多年前，端木先生为了写作长篇小说《曹雪芹》，对曹雪芹和历史文物资料的发现及讨论非常关注，端木先生当年曾经对北京香山正白旗39号曹雪芹故居的建设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和支持，在建曹雪芹纪念馆之前，他曾到那里参观，并提出建议。另外，端木先生对《废艺斋集稿》的态度也很明确，《废艺斋集稿》就是讲风筝、篆刻、编织、园艺、烹饪、泥塑、扇骨等工艺的书，而且这么多工艺手法用诗歌形式写出来，他认为伪造的这么生动、具体是很难的，谎言可以伪造，但科学技术是不能伪造的。此外，对曹雪芹书籍子的发现，端木先生也采取了保护争论，不急于否定的态度。他还给香山地区一位老人张永海的儿子张家鼎的书作序，他对民间传说、民间艺人的态度非常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端木先生在引导曹雪芹研究的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营造了一个讨论的、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端木先生保护争论的态度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们党、我们国家一直都说要发展文艺、百花齐放，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文化老发展不起来呢？我认为是文化生态的问题，社会要发展，科技要发展，教育要发展，都有生态的问题，不要轻易否定，也不要轻易肯定，应该允许争论。

现在国外对中国的假冒伪劣问题看得很严重，他们认为这不是商品的问题，这是信用和品德的问题，他们会怀疑，你们的政策会不会是假的？所以应该营造一个科学的、百家争鸣的生态环境，包容、开放、允许各种流派出现，有了这种生态，文艺发展、文艺复兴才有可能，没有这种文化生态环境，高雅的出不来，乡土的也出不来。

来铁岭之前，我就听昌图的同志介绍，铁岭出了很多历史文化名人，当地政府又很重视这种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这真是非常英明的举措，铁岭的地方领导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北京曹雪芹学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很重视与各地曹学、红学研究机构的联系，并分别在江西进贤、江西庐山、江苏镇江等地举办过学术研讨会，希望能联合全国各地的研究者共同发掘当地曹雪芹研究的材料。

铁岭成立红学研究会也多年了，欢迎铁岭的研究者和对曹雪芹有兴趣的朋友，能与北京曹雪芹学会经常沟通信息，互通有无，把曹学、红学研究能够推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同时也以此活动纪念端木先生。谢谢大家！

（注：胡德平，1942年11月出生于陕西延安，原籍湖南浏阳，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史专业〕，曾任国家文物局党委委员、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等职务，后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现为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本文系胡德平老师于2012年9月27日上午九时许在昌图县人民政府礼堂举行的“端木蕻良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作者征求胡德平老师意见，得到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位灵芝老师回复，同意将“致辞”作为《端木蕻良传》前言发表。在此向胡德平老师致谢！）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 5

第一章 辽北草原，回眸闯关东的曹氏家族 / 5

开荒斩草的第一代人 / 6

扩地放荒的第二代人 / 7

敢打皇亲的第三代人——曾祖父 / 8

踢县大人供桌的第四代人——祖父 / 10

想当“年轻太爷”的第五代人——父亲 / 11

编造灵异故事保家护身 / 15

设防务妄求安居乐业 / 18

家运伴随国运败落 / 19

第二章 父亲家族和外祖父家族的恩怨情仇 / 25

清纯的少女黄遁玉 / 26

抢亲 / 28

幽怨重重 / 30

叮哼 / 34

人穷志短的黄氏兄弟 / 37

黄家为曹家效力的三代人 / 40

第三章 昌图：鸛鸛湖湖畔的忧郁 / 41

母亲寄以希望的娇子 / 42

红十字架下 / 43

父亲耳边响起的第一声警钟 / 45

心中升起一颗星 / 47

上马石案带来的机缘 / 49
汇文中学，扩大视野的平台 / 50
辍学走进家乡的“社会大学” / 52
学习打匪防匪本领 / 53
举人李载阳佩服的孩子 / 55

第四章 赴天津：走出科尔沁旗草原 / 59

“佩六国相印”的学生领袖 / 60
赶走恐吓学运的官员 / 61
学运“兵形似水” / 66
被秘密开除学籍 / 68

第五章 进北京：寻求救国途径 / 71

在孙殿英身边当兵 / 72
哥哥的激将法 / 74
迎着八支枪口郊祭李大钊同志 / 76

第六章 赴上海：寻找鲁迅 / 79

鲁迅催生了《科尔沁旗草原》 / 80
“12·9”学运的第二队队长 / 83
“作家，记下今天悲壮而胜利的日子吧！” / 86
逃奔上海寻找鲁迅 / 90
拒见《作家》编辑孟十还 / 92
珍藏鲁迅拖鞋 / 94
结识茅盾 / 96
经过闸北大火的《科尔沁旗草原》手稿 / 98
上海初识“二萧” / 99

第七章 驻武汉：走进文学圈子 / 101

茅盾来信促成武汉之行 / 102
一张床上三颗天真无瑕的心 / 104

胡风的救护 / 106

秋波 / 109

萧红拉开婚姻的新序幕 / 111

第八章 在西安：卷入“二萧”的感情纠缠 / 113

萧红作出反常的决定 / 114

一根小竹棍的传说 / 117

“萧红你和端木结婚吧！” / 121

决斗 / 124

初吻 / 126

第九章 返武汉：和萧红结婚 / 129

返回武汉 / 130

向母亲隐瞒婚姻 / 132

“无性生活”的新婚之夜 / 134

第十章 困重庆，孤岛之忧 / 137

兵临城下“抛妻逃命” / 138

“中国不会亡的！” / 141

靳以看到的不愉快的一幕 / 142

一张照片搅乱了平静的生活 / 144

第十一章 抵香港：文化沙漠之旅 / 149

“香港安下了香窝” / 150

文化沙漠营造绿茵 / 151

“香窝”流出《呼兰河》 / 153

香港再现“民族魂” / 154

躲过了新疆之劫 / 157

手滴血墨敬绘鲁迅悲悯的神态 / 159

萧红病了 / 161

十二级台风之夜 / 165

文化人在战火中纷纷离港 / 168

躲炮弹逃入火线网 / 171

帮手 / 173

拒签生死状 / 175

听遗嘱担当使命 / 177

香港彦火先生询问婚姻的内幕 / 180

第十二章 回大陆：反思逝去的岁月 / 183

骆宾基把版税误为版权 / 184

回味婚姻创作《初吻》 / 185

走不出思念中的悲伤 / 186

创作寓言小说隐曲表达个人情感 / 188

悲痛加悲痛的日子 / 189

第十三章 新中国：学习做新人 / 191

“我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挺高兴！” / 192

挽留三哥竟留下终生的愧疚 / 193

玩物丧志 / 194

赞武训竟撞“枪口”上 / 195

险些当上胡风的“陪绑人” / 196

第十四章 和钟耀群结婚 / 199

结束苦守寒窑的日子 / 200

喜得千金 / 203

采访中病危在边疆 / 205

夫妻因祸得福 / 207

地震棚中创作《续〈红楼梦〉》 / 210

手指弹玻璃和弹琴键的回声是不同的 / 212

墨牡丹隐藏的辛酸 / 216

新中国大陆上第一个在台湾发表作品的人 / 217

经济拮据却不爱钱财 / 219

晚年成为聪明而健忘的人 / 220

思念故乡无暇探访 / 222

最后的日子 / 223

后 记 / 226

附录一 我和端木夫妇交往及考证其家世和访谈的回忆 / 230

附录二 端木蕻良诞生前昌图县大事记及其少年时代年谱 / 238

附录三 端木蕻良主要著译书目（1937—2011） / 244

楔子

“我的家乡是辽阔的，从白山到黑水，从鸭绿江到松花江，从渤海湾到兴安岭，整个关东草原是我的家乡，但是我却生在辽宁昌图县……”

——端木蕻良《故乡永远是我的》

长白山脉从吉林省四平东部梨树县进入辽宁省昌图县东北部下二台乡，穿越数乡镇，崎岖漫延约百华里，插向南部开原县。一座座巍峨起伏的山峰，挽手相连，像凝固的摩天大浪，看不见源头，望不见终点。辽北的名山天桥山，是那凝固的大浪中鹤立鸡群的浪峰。

站在天桥山，向山下西北方向十华里之处观看，那是端木蕻良早在三十年代就写入了《科尔沁旗草原》《科尔沁前史》等传记作品的昌图地域。

昌图的县城，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把县城的形象雕刻得像在草原上由东向西奔驰的一匹银白色的骏马。银白色骏马的东北约六十华里处，有一处隐在丘陵地势中的小小村屯，名子叫东头道沟。东头道沟是端木先人闯关东落脚在科尔沁旗草原最初的地方，即端木家族的祖居地。

昌图县位于辽宁省的最北部，松辽平原的南端，北与吉林的四平市、梨树县、双辽县接壤，南与开原、法库两县为邻，西隔辽河与康平、科左后旗相望。

据昌图县志，这里早在虞、夏、商就有了人烟，历史久远。这里有新石器时期到明清时代的文化符号，十四座古城的遗址、一百余华里的明代边墙、几十处戎边的烽火台，见证着昌图人类的和平与战争的历史。

昌图历史曾一度出现过国中之国，即渤海国和科尔沁王国，后因战乱和天灾熄灭了炊烟，元代沦为蒙古的牧场。清代，这里未设立政府机构之前，昌图地域的大部分属于蒙古科尔沁旗草原。科尔沁地域分左右两翼，下设六旗。昌图县域属科尔沁旗左翼后旗，蒙古把昌图县境内称为“常突额尔克”，作为蒙古族游牧区域。“常突额尔克”意为“绿色草原”或“水草丰美的地方”。

清王朝初建立之时，皇亲国戚在南方跑马圈地，迫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汉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清王朝和科尔王达成共识，嘉庆七年解禁，允许汉民等其他少数民族进入科尔沁草原开荒斩草，垦田耕种，落户生存。

清朝嘉庆十一年设昌图府。“昌图”系蒙语“常突额尔克”前两个音节的转音，至此，这片牧场有了“昌图”的行政区域名称。

逃荒的汉民，为了生存，怀着对王公贵族的不满，步行千里，挑着担子，推着小车，或背着包袱，拖儿带女，历尽坎坷，一路与野兽战斗，与土匪血浴，与内部火拼，经历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一步一步地用脚量着脚下的路，奔向这片寄以生存希望的草原，有如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旷野奔向迦南美地般的阵容，但是远没有以色列人民那样的祝福。他们没有摩西式的领袖，没有吗哪从天而降，自发地、冒险地、甚至盲目地流动着、前行着。优胜劣汰，活着

进入草原的人都是身强力壮者，磨难造就了他们刚毅豪放的性格。基因致使他们的后代长得身高马大，性格粗犷仗义。科尔沁旗草原乃至关东大地上的子民大都喜酒好客，坦荡真诚，看淡钱财，路遇不平，拔刀相助，鄙视权贵，甚至骨子里流淌着“犯上做乱”的血。

人如同一颗文化的种子，足迹踏向哪里，那里地土上就结出文明的果实，仅仅在近代升起炊烟百余年的昌图大地，到处都有着令人感动的故事。仅有限的《奉天昌图县志》就载录了前贤、忠孝、节烈、英灵、逸才多达百余人，古迹胜景 20 多处。名扬四方的昌图八景：青云石佛、通江晚渡、金山晴雪、王寺归鸦、三井蜃楼、关山落雁、榆岭莺声、南桥烟雨等如天女散花般地存在于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追溯解禁前，北宋年间，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被金国掳往五国城，途经这里留下了“两宗桥”的传说；秦桧也曾羁押在境内的八面城。

大清帝国的忠臣良将僧格林沁少年时代曾在昌图府城，即今天的昌图县老城镇的文昌庙读书三年，抗日军阀吴俊升也出生在镇郊靠山屯。

《奉天府昌图县志》记载的昌图境内大四家子的三眼井的蜃楼，景观格外的神奇：三眼井中有三个泉眼，井水，旱时不枯，雨季不溢，每当日出之前，井口就会有团团的白雾蒸腾，雾气中有琼楼玉宇呈现。传说当年辽河中有一条小白龙，不守本分，年年发大水，两岸民不聊生。于是，按高人指点，人们在辽河东岸上建了一座宝塔，锁住了闹事的小白龙。辽河平静了，小白龙顺服了，它要想出入，只好从这三眼井的蜃楼通行了。

美丽飘渺的景观，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对明天充满了幻想，人能战胜小白龙的传说，更坚定了他们生存的信心。闯关东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各族人民在科尔沁旗草原安家，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繁衍生息。昌图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四十多个乡镇，约万个村屯，炊烟升腾，演绎着人间的生存故事，书写着东北近代开发史。

科尔沁草原，天苍苍，心茫茫；秦砖汉瓦仍稀见；古道不闻车铃响，驿站遗留残断墙；牧鞭如同爆竹鸣，遥唤流民写沧桑……

鸟瞰天桥山下西方的大辽河，你虽然看不见它奔腾的浪花，却会想象到那百里之长的天地相连的云雾，一路直指西南的大海。

辽河，奔向西南，流入渤海。虽然没有与萧红家乡的呼兰河相汇，但它和经由黑龙江、流入鄂霍次克海的呼兰河共同向往的都是大海潮流。

科尔沁旗草原虽然缺少《红楼梦》中大观园的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但从这一马平川的土地上走出了现代文坛一位现代作家——端木蕻良。

端木在这块土地度过十七年的时光，他自喻为大地之子，感情和文化之根深植于这块土地。地域文化影响着他，狼烟烽火造就着他，写出近千万字的作品：创作出两部名著《科尔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敲开了红学之门，跃入了中国现代作家行列，成为鲁迅的追随者、现代文史一颗星。

第一章

辽北草原，回眸闯关东的曹氏家族 (1802.7—1906.6)

“我的家的所在地，你在地图上可以找到。翻开地图，你可以看见科尔沁左翼后旗，科尔沁左翼前旗，科尔沁右翼后旗，科尔沁右翼前旗。”

——端木蕻良《有人问起我的家》

开荒斩草的第一代人

端木先人最初落户在昌图县境内的东头道沟屯。东头道沟屯当年隶属于鸢鹭树乡所辖的和厚社，处于昌图县东部临山区，距昌图县府所在地的榆城东北约七十华里，坐落在鸢鹭树镇东约二十华里处，远离集市贸易地，属偏僻的穷山沟。

端木祖宅东部临山，南部是丘陵岗地，科尔沁草原是一马平川原野，而曹家的居住地却是地势低洼，交通不便。自1949年至20世纪末，仍然没有通向东头道沟屯的沙石路。当年这里匪盗出没，野兽乱窜，人烟不稠，蒿草无际。

端木的家谱，至今没有查到，由于不见家谱，曹家祖上的历史极不清楚。

据端木先生的二哥、历史学家曹汉奇晚年回忆：他们曹家这支，祖上曾在河北省昌黎的皮家堡（村）定居。后来祖上的一位先人娶了跑马戏的女子，夫妻俩十分能干，在当地发了家。大约1820年，因连年天灾，至少是在端木的六世祖之前，曹家举家逃往东北，最后落户昌图府鸢鹭树乡和厚社的东头道沟屯。

落脚草原的曹氏第一代先人，据说妻子是马戏团的名角。这对夫妇走了许多繁华城市和市井，见过世面。这时昌图县境内已形成了几处集市贸易之地，诸如鸢鹭、宝力、榆城、八面、通江口等（尚未成镇，仅以“集”相称），且日见繁荣。而他们却落脚到无人烟、举目荒凉、野树蒿草丛生的山区。如果从表面看，其原因或许是为拓荒屯田的野心驱使，或许是躲避仇主，不然则一定会择集市地谋生。但实际是什么原因促使曹家落户偏僻贫穷的荒芜的东头道沟呢？

据曹革成先生的家世考，端木的曾祖父是1820年生于昌图县境内，其出生时间佐证了第一代人是在1820年前进入昌图县境内的。

具体是哪一年？据《昌图县志》，1802年（嘉庆七年）“弛游牧禁，准汉人入本境垦荒”。据百度资料：“河北省嘉庆六年发生严重水灾，是年初夏，北京地区先是出现旱象。五月壬辰日，嘉庆帝幸静明园祈雨，因夏至以后，雨泽较少。到了六月初四时，却变成了‘京师连日雨势甚大，圆明园宫门内外，顿有积水。六月初一日，雨势滂沛，通州河水盛涨，所有北运河一带洪水冲逼，

人力难施，船只星散。”

六月十九日汪承霈奏：宛平县续报称，岗洼村并永定河南北两岸猝被水灾，共计被淹一百二十余村庄，田禾房屋俱经被淹。其实，当时的大雨持续时间更长，《光绪昌平州志》记载，这年昌平州“大雨四十余日”。不但北京，就连河北全省和晋、豫、鲁部分州县，水灾都十分严重。

据此推断，曹家居于河北省来到科尔沁草原是因为逃水灾，时间约嘉庆七年七八月间进入科尔沁草原。

扩地放荒的第二代人

曹氏家族逃水灾来到科尔沁草原，因祸得福，赶上了扩充土地的好机会。

1832年开始，清朝统治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理藩院制定《科左后旗开种库都力地亩专条》规定：纳押荒银，佃民可以取得蒙科尔沁旗草原土地的开垦权，这笔银子也是确定租佃关系的保证金。

佃户领垦的土地，除自耕外，还可以雇工耕种或转押出去，这种租佃关系，是蒙王旗之地向民用地转化的开端。佃民自领垦地之日起，第五年向蒙旗纳租（俗称王租）。纳租的多少，视土地的肥瘠，租价按等增减。押荒，虽不是买卖，但佃户获得了土地支配权。

押荒时期，出现了一支社会势力，被称为“揽头”。揽头大多是先富裕起来的押荒者，先押来成片荒地，然后以高出蒙租的价额租给小户，他们兼有地主和蒙旗地主佃户的双重身份，蒙地向民地转化，除一部分转到自耕农手中外，大部分转到揽头手中。

民国五年，即端木蕻良出生后的第五个年头编撰的《奉天昌图县志》中第十九条写道：“田赋为修志者所必编，惟昌图系蒙古土，地租赋由蒙旗地局收纳，国家本无田赋，故田赋不编。”因此，其志书中查不出耕地面积。嘉庆八年，蒙王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建筑了80多间地局办公机构，有庆成地局、恩阜地局，前者设在古榆城，后者设在距端木祖居地约八里处的横沟子屯。嘉庆二十五年，恩阜地局移在八面城西街路北。蒙王的“王旗地，有租无赋，每顷纳大租银五两五钱，小租市钱三吊，由王旗自行设局征收”（《旧志合璧》121页《财篇》）。

东头道沟处于准垦地带，端木蕻良在《前史》中叙述他太爷时写道：“他